

日本侵華內幕 (三)

森島守人著·陳鵬仁摘譯

一九一八事變陰謀

蓄意製造中村事件

在不安的情勢之下，奉天總領事館認為，清算俄日戰爭以來全部日滿關係的重大時機，一定會到來；因此再三向政府建議，爲早日獲得根本上的解決，應該進行政治交涉。一九三一年初冬，外務省派來整理文書的專家，同時與滿鐵涉外部合作，開始整理奉天總領事館開館四十年以來的龐大紀錄，以做開會所需事務上的準備。

尤其需要整理的紀錄是，在國內認爲是當然的權利之「日本既得權益」當中，譬如撫順、安東、營口的滿鐵附屬地，安奉線的警備權，對於關東州內中國人罪犯的司法權等等；其在條約上的根據很是薄弱，而日本政府却把它當做既成事實，或認爲是長年的慣例而確立的事態。

加以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七月，在長春的東北萬寶山發生驅逐朝鮮農民事件，繼而發生殺死中村震太郎事件，這時日滿關係的惡化，已達於極點。

關於這兩個事件的內容和經過，社會上已經發表很多，因此在這裡，不擬贅述。不過，中

村上尉隱藏軍人身份，用農業技術名義申請護照，以及因爲土匪跋扈，洮索地方在護照上屬於禁止旅行區域，無可否認；但日本軍人之被殺害，却也是鐵的事實。同時，對於限制旅行地區，無論中國當局怎麼說，在中國具有「治外法權」的日本來講都無法承認；不管護照上如何寫明，日本人在中國實擁有旅行的自由，這是日本政府的解釋。因此，日本人在中國旅行中發生傷害事件的時候，則被認爲這是中國政府欠缺維持治安能力所導致，把責任完全推給中國政府，而要求賠償，這是日本政府一貫的作法。

因爲工作上的關係，與中國官兵接觸機會較多的昂昂溪日本料亭的日本女子植松菊子接獲中村上尉被殺害的情報，向陸軍當局報告後，陸軍部遂派遣片倉衷上尉前往現場從事調查。片倉經過調查結果，獲得中村的手錶等許多物證外，並帶回來萬一中國方面否認時，將要利用的一個下手人；所以林總領事於八月十七日便帶同領事森岡，往訪奉天省長臧式毅，正式開始談判。

由於這種時機和這種事件，總領事館深怕給

予關東軍出動的口實，希望早日把它解決。張學良當時居住北京，留守奉天的臧式毅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的，對於中日關係和日本的陸軍都有充分的知識，因此非常重視這個事件，並與參謀長榮臻商量，而以很有誠意的態度參加談判。可是，南京政府不必說，連東三省官警當中也有不少入說，這是日本陸軍的陰謀；對此事的本質和將來的發展性欠缺認識。迨至奉天的中國新聞，發表了下手人的所屬部隊屯墾軍第三團批議日本的聲明書後，日本官民的憤怒終達於頂點。

於是臧式毅省長遂派調查員前往現場，但對調查員的報告不滿意，因此加上法務官而派出第二次調查隊。在九月十八日下午的談判中，根據法務官的報告，榮臻參謀長對森岡領事說，中村上尉之被正規軍鎗殺固然是事實，惟由於中村上尉想逃跑，所以從背後予以鎗殺；所謂「虐殺」，不是事實。是即如上所述，對於事實的認定，中日雙方的意見有很大距離。因此，中國當局所應負責任的限度，也就隨之而將有差異，因而日方認爲還有繼續交涉的必要。

事變前夕處處陰霾

這時，奉天總領事館覺得，對於軍方的行動，有幾件事值得特別注意。一九三一年春天，他們從海城的砲兵隊，把一門大砲於夜間秘密地搬到奉天，放在守備隊。據說這個大砲的砲口朝向奉天城內，而調查結果，發現日軍用東西把大砲蓋起來，以欺騙人們的耳目，但架設了大砲却是事實。中國外交特派員再三向總領事館抗議說，日本兵從滿鐵線鐵路堤上偷窺北大營營房，演惡作劇（在這附近，繼爆炸鐵路之後，發生北大營的攻擊）。

當時剛復新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正在巡視沿線，而在遼陽車站，司令官出發之後，竟還在準備裝甲車的出動。奉天附屬地內的軍人太太們之間流傳着，一旦有事水源地可能被爆炸，須早準備挖井的謠言。事實上，在當日關東軍一架飛機也沒有，而東北軍却有甫由法國購來的幾十架新式飛機，而且飛行員的教育也告了一個段落，所以附屬地之被轟炸，不是不可能的。

發生「九一八」事件的前幾天，外交交涉署暗地裡通報說，參謀本部的森赴少校與花谷少校同道往訪臧式毅省長，就中村事件嚴重談判後，暗示將以武力解決。於是我警告了軍方的輕率行動，而他們却答說，祇以中村的朋友身份，私下所談的話而已。但由此，當可窺悉軍方意向的一斑。

可是八月十七日，撫順的警察署長寺田却專程來到奉天報告說，撫順的守備隊指示他，十八

日拂曉，將在佔領奉天城的假想下舉行演習，因此希望警方草擬保護僑民、避難和維持治安的計劃。又十八日下午，安東的警方來電話報告說，參謀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將搭乘普通火車前往奉天，車中有一個旅客叫他「建川閣下」，但這個人却慌張地否定說：「我不是建川」，但他一定是建川。由於我聽聞過建川與三月革命（譯註一）的關係，所以不能不特別重視建川的前來奉天。

總之，綜合上述這些情報，實在令人預感近日間，軍方將會有些什麼行動；而滿鐵的理事木村也與我同感，因此我倆便聯袂往見林總領事，請他格外留意，並建議立刻採取防患於未然的措施。惟可能因為林總領事曾於兩三天前，親自與司令官本庄就東三省情勢，及其對策等交換意見，因此不像我們覺得局勢那麼迫切；以為這只是大規模的演習計劃，而祇以私信喚起在旅順的司令官本庄注意而已。可是，林總領事的私信却為旅順的參謀所扣留，在司令官還沒看到此信之前，就發生了柳條溝的鐵路爆炸案。

軍方使館蠢蠢欲動

由於中村震太郎被殺害的事實，中日雙方的認定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從九月十八日下午起，總領事館的上級館員便召開秘密會議，討論善後措施。討論的中心議題是，日方所提出的要求條款，亦即正式謝罪、賠償損害、處罰負責人和將來的保障，尤其是為防止這種事件的再度發生，特別把重點排在「將來的保障」。不過這種交涉

，所謂將來的保障，往往是當場的約定，而大多會變成空頭支票，所以這次的重點，便放在要如何把它具體化，和怎樣確保其保障。關於其對策，領事藤村俊房力主奉天城的保障佔領；而藤村之所以這樣主張，似來自出兵山東兩次之際，他出差濟南的經驗。

反此，我主張長年未得解決之洮南日本領事館應即時開館。內蒙古的洮南和鴨綠江上游帽子山領事館的開設，在原則上中國方面雖然同意了，但却一直不肯實行而成爲長年懸案；如果在洮南開設領事館，日方對東三省當局不僅能夠增加威信，而且在要使對方撤回洮索地方旅行的禁令，能夠獲得等於在現地設置監視機關的同樣效果。不過，從過去複雜的經緯，中國當局的面子，和把外交權已經移給南京政府這些事實來講，要獲得東三省當局的同意，恐怕比登天還要困難。

但是，在當時那樣迫切的氣氛中，如果不能急速地取得東三省的同意，日方實祇有在武裝警察的保衛之下，獨自派出領事赴任。幸好在洮南有滿鐵的事務所，暫時可以利用它作爲領事館的辦公廳。赴任時，東三省當局或許會以武力來阻止，若果對方主動地惹起武力衝突，日方自大可以名正言順地請求軍方的出動。如果爲佔領奉天城而請求立刻出兵，將徒給軍方求之不得的口實而已。經過種種討論結果，總領事館的意見與我的想法大致獲得一致。至於要赴任的領事，則決議交由有濟南事件經驗的領事藤村負責。藤村表示祇要外務省和陸軍同意，他願意接受，因之決定與軍方協商後再議，而於晚上八點鐘左右散會

。軍方沒有參加的總領事館會議，尙且瀰滿了最後還是得使用兵力的氣氛，滿洲情勢的危殆自不難想像。

柳條溝滿鐵線爆炸

負責與陸軍磋商的是我，而我又很想確知建川少將的下落，所以我找遍了軍方的各機關、奉天城內主要的旅館和料亭，但我終於未能找到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前往東京期間，主持中村上尉喪事的花谷少校。當天晚上，林總領事去爲其朋友守靈，我一個人留在官邸，大約十時四十分，突然由特務機關來電話說，中國軍在柳條溝爆炸了滿鐵線，軍隊已出動中，要我趕快去。我直覺事件將擴大，於是給總領事留話的同時，我對全體館員發佈緊急召集令，要他們準備開夜車，趕往特務機關。

特務機關內，在通亮的電燈下，以應該老早就隨從司令官本庄離開奉天的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爲中心，參謀們正在忙着。板垣上校聲稱「中國軍破壞了我重大權益的滿鐵線，因此軍隊已經出動中」，並要總領事館予以合作。我問說：「軍隊的命令是誰下的？」板垣答說：「因爲是緊急突發事件，司令官又在旅順，所以我代行了。」我覺得軍方的行動可疑，但沒證據我不敢講出來，而祇一再強調當以外交交涉，和平解決；並說：「既然出動了軍隊，我一定要以外交交涉，實現奉天城的平時佔領」。對我這句話，板垣上校大聲反問我說：「現在已經發動了統帥權，總領事館想插嘴和平干涉統帥權嗎？」而在

座的花谷，更在我面前拔出軍刀，並恐嚇我說：「對於欲插嘴統帥權者，我將不客氣！」在這種狀況之下，自不能協議什麼，因此我便回到總領事館。我將一切經過，向總領事提出報告以後，遂着手電報東京和採取保護僑民的措施。

沿線各地軍隊出動

那天晚上，明治大學出身的東三省的最高顧問趙欣伯博士再三來電話請求說：「中國方面將出於不抵抗主義，所以請日軍即時停止攻擊。」所以每次都由總領事或我，轉達板垣對方的意思，但都沒有任何反應。我們與沿線的領事館以電話聯絡結果，得知各地的軍隊都已出動，事件並非局部的，而在逐漸擴大；因此總領事館遂進入非常時期體制，停止一切領事事務，暫時延期司法事務，全體人員辦理有關柳條溝的事務。我主持與第三國和陸軍折衝，館內事務則完全由領事柳井恒夫（日後的駐哥倫比亞公使）負責。

當時，國際聯盟正在開會，因此時時刻刻直接向日內瓦、倫敦和華盛頓拍電報，所以電報事務的輻輳非常之大。但對於僑民的措施，如果太早發佈撤回命令的話，恐怕祇有動搖幾千住在商埠地區的朝鮮人，因而暫緩辦理。尤其是要撤回居住城裡的日本人，其人數雖然不多，但因爲是深夜，很容易發生意外事故，因此沒有馬上實行。而向對城內開始行動的聯隊，非正式探詢結果，得知他們並沒有砲轟城壁的企圖，所以便指示城裡的日本人集合滿鐵公所（主管滿鐵公共關係的辦事處）和日本紅十字醫院等兩三個特定場所，

以待第二天的命令；而祇令商埠地內日人小學，把日皇照片繳還總領事館。

日軍到處搜捕榮臻

在這期間，總領事館前面，有過因爲日本兵襲擊中國警察派出所而發生些小衝突；總領事館上空，砲彈不斷地往城裡飛，砲聲隆隆，館內的玻璃窗震動個不停。在從總領事館走路大約二、三分鐘距離的奉天俱樂部，當天晚上外國人曾有集會，日方由領事三浦和一（日後做過克羅亞加代理公使）出席。根據他的說法，在俱樂部前面，有部汽車被鎗擊，一個中國人被一顆因爲貫穿玻璃窗的子彈而打倒，但外國人都沒受傷。大概是日軍想逮捕榮臻參謀長，到處搜查，而連累到旁人的結果。

我忙於接應內外記者和外國領事，館員團團轉於跟沿線各地領事館的聯絡，與東京的無線電聯絡和拍發電報。又，最先報導柳條溝事件之勃發的是「電通」，而不是「朝日新聞」或「每日新聞」。這是電通的大西（齋）分社長（後來轉進滿洲國通信社，戰後被蘇俄扣留）意料軍方一定會檢查，所以用電話報到漢城，由漢城轉發回去的。這說明了富於機智者，應該領先。

使領人員受到威脅

這是九月二十日，深更半夜的事情。前後兩天沒有回家，而不眠不休的我，這天早點回家，並提早睡覺，迨至夜半，突然有人佩帶邊叮噹軍刀，用力敲門說：「我是軍方派來的，趕快開門！」

(三) 日本侵華內幕

「內人出去開門，發現帶有酒氣的花谷少校來勢兇兇，於是按了裝在官邸的領事館警察的緊急鈴，因此官邸遂為武裝警察所包圍。我穿着睡衣出來跟花谷見面，他竟盛氣凌人地說：「政府之所來以禁止朝鮮軍越境，是因為總領事館發出中國軍沒抵抗的電報。如果要打出這種有害無益的電報，我將派一個小隊（等於中國的排）士兵來搗毀無線電辦公室，在閣議席上，幣原外相提出中國軍既然沒抵抗，日軍自應該停止攻擊的意見，這是由於上述總領事館的錯誤電報所導致。我不想在這裡鬧，祇因為跟你認識，所以特別來告訴你。」

我對他答說：「趙欣伯再三來電話講，中國要採取不抵抗主義，請趕緊停止日方的攻擊，因此照這樣打出電報。我們會將此事轉達板垣。中日雙方軍隊既然正在交戰中，自不可能拍出中國軍沒抵抗，沒交戰的電報，這以常識也可以判斷；而為了慎重起見，我令他與總領事會面，然後他才回去。」

可是翌日中午，片倉衷上尉提起林總領事寫給司令官本庄的私信，而直接向總領事抗議說：「總領事在妨害軍事行動。你把柳條溝的爆炸當做軍方所為」。總領事交的私信沒交給司令官本庄，而似為參謀所拆閱；片倉的口氣是，對於軍方的陰謀，隻字不提，日本政府之所以牽制關東軍的行動，完全是總領事的唆使。

軍方對總領事館的態度，由以上所述一兩個例子，就可以知道如何險惡，而軍方的鷹犬浪人羣陸續由日本國內來到奉天；加以因為一九二九

年春天，城內爆炸事件而受到逐出處分的小日向權松一行也前來奉天，因此警察要我特別注意我自己的行動，尤其是林總領事和我，如果沒有警衛則不許出外。

日本政府弱點暴露

在另一方面，東京的滿鐵分社，接到長春正在準備軍用列車開往哈爾濱的電報。年輕的參謀們認為這個電報，係由木村理事所策動，所以對木村非常怨恨，並說要以軍法會議來埋葬他。木村一直排除軍方的強硬方針，熱心於鐵路的交涉；尤其發生事件的前兩三天，乘新總裁內田康哉來到奉天的機會，就鐵路交涉問題召開滿鐵、軍方、總領事館聯席會議。會中，木村曾以其淵博的見識和獨特的說法，把年輕的參謀們駁得體無完膚。自此以後，軍方對於木村的抨擊，遂趨於激烈。同年十二月，林總領事為轉任駐巴西大使離開滿洲，木村也大約於這個時候回東京去了。而這兩個人之離開滿洲，便是日本中央政府受着關東軍牽制的最好證據，也名副其實地證明了日本中央對於處理九一八事變之無魄力和無方針。

製造事件的主謀者

不過建川似無意阻止他們。同天晚間，總領事館開完會議後，我曾設盡辦法與軍方聯絡，到處找他，但始終不知其下落。這等於說，我在找他的時刻，正是軍方專心於謀略的時候。

有人把那天晚上因為關東軍命令，即時出動的守備隊長（獨立守備步兵第二大隊——譯者）島本正一中校，和聯隊長平田（幸弘）（步兵第二十九聯隊長——譯者）當做主謀者的一夥，但事實上參加計劃的是板垣等兩三個人，加上東京參謀本部的重藤（千秋）上校，和橋本欣五郎上校等聯絡人；而其秘密，似由黑龍會方面洩漏出來的。為了島本和平田的名譽，在這裏我要鄭重說：他們兩位事先不知道事件的計劃。

九月十八日晚上，在附屬地內的大和旅館東拓有過宴會。我們總領事館館員，因為該日下午的會議開得太長，所以都未能出席；島本出席這個宴會之後，稍醉睡覺中，接到命令立刻出動的。又，關於爆炸鐵路者，迄今為止，雖然還沒公開，但實際上是特務機關附今田準太郎上尉（日後升為少將，戰後病歿）率同滿鐵養路工，以手推車到現場命令其爆炸；但忠於職守的養路工却抗議說：「保護鐵路是我的任務，我不能破壞它」；今田拔劍加以威脅後養路工纔把它爆炸。而爆炸距離之所以那麼短，就是由於這種原因。

李頓調查團的探證

美國總領事館的領事溫森（後來出任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精明而熱心工作，事發當夜，直至深更，他再三來找我，以搜集情報。他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出發長春的南行列車，通過爆炸地點的是在爆炸前，還是爆炸後。這是我一點也沒有留意的問題。由於我實在不知道，所以約定調查後再答覆他；後來轉告他軍方說是在爆炸以後。

在我印象中，他好像到滿鐵奉天車站去調查過的樣子。幾天後，美駐哈爾濱總領事韓遜奉美國政府命令，偕同駐北京大使館秘書索斯柏利前來調查；對於他們，島本詳細地就現場情況作了說明，並答說列車通行於爆炸之後。但沒多久，在日僑之間却傳出通過於爆炸之前的風聞；翌年七月，李頓調查團來滿洲的時候，爲了求說法的一致，軍方、總領事館和滿鐵曾經協議，結果決定要這樣說：「爆炸地點的距離很短，因此列車傾斜徐行而過」。李頓調查團完全沒有提到這一點，而李頓爵士獨自與我非正式會見時又說，調查團的使命是要如何收拾事變後東三省的局勢，因而沒追究爆炸的責任問題。同樣地，對於張作霖被炸死事件，也祇聽取我的說明而已。

佔領滿洲的前奏曲

要之，柳條溝事件決非單獨的突發事件，而是事先準備好的佔領滿洲之計劃的前奏曲。當時，在日僑之間，對滿強硬論是一種常識，並不稀奇；但特務機關的花谷和主要的年輕軍官們，却時或討論滿洲合併論，甚至於主張（滿洲）獨立

國家論。但我以這是青年軍官的大言狂語，他們的意圖頂多是以武力解決重要懸案，而名副其實地把滿洲歸於日本的實力之下而已；因此認爲，祇要能解決兩三起重要懸案，他們的態度自會緩和，軍方首腦由之更能抑制這些年輕人的胡鬧計劃。

可是，柳條溝事件一經爆發。我遂直覺花谷平常所言，絕非大言狂語。與發生事件的同時，沿線的全部軍隊便羣起出動；軍事行動甚至於擴大到遠離滿鐵沿線的吉林。九月二十日，土肥原就任奉天市長（司令官本庄曾事先諮詢我們的意見，我以對外關係的觀點反對它，關東軍法務部長大山文雄從國內法規的立場也予以反對）。從這些事實，我判斷這絕不是一個地區的事件，更不可能很快就可以收拾的。至此，我更不得不重視青年軍官的中心人物，具有爽直、從不隱藏而開放性格之花谷的存在。

關東軍計劃的秘密

從發生事件以來，軍方對於總領事館具有極高度的戒心。他們不但視我們爲妨害軍事行動者，而且把我們當做幣原外交的代言人；所以我們爲探悉軍方的真意而費盡了苦心。不過，我從爲關東軍所最信賴，且與土肥原進入市政府工作的守田福松君處，獲得軍方祇印幾分、編有號碼的極機密文件，因而得知關東軍計劃的全貌。

守田是熊本縣人，俄日戰爭之際，以看護兵身份從軍，曾爲乃木希典上將所非常信賴，這點可以乃木給他的幾封信爲證。戰後，他獲得醫師

資格，在奉天開業，爲滿洲人所信任，同時擔任日本僑會會長（奉天跟其他的都市不同，在奉天，日本人和朝鮮人屬於同一個僑民組織），多年來爲增進朝鮮人的福利做了不少事。郭松齡叛變時，他以特醫在陣中，所以郭亡後，一般中國人因爲對於張作霖的顧慮，不大願意跟他接近；但由於多年來的工作關係，他在東三省官場擁有許多知己的朋友；諸如于沖漢、臧式毅之參加滿洲新政權，大多在他的策劃之下而實現的。

佈署佔領整個滿洲

根據我從守田所得到的極機密文件，關東軍不僅預定要佔領自山海關到滿洲里的整個滿洲，並且對於全滿洲的行政、財政、金融等一切部門，決定了方策和機構的大綱，更就與第三國有關係的對關稅、鹽務和郵政的處理也訂立了方針。我對於事變後由東京特地派來的外務省亞細亞局長守島伍郎（戰後當選過日本國會議員），除詳細說明這個極機密文件的內容外，並以我個人的意見，告訴他宣統出馬的可能性。守島曾一一記下來，但回去以後，他對外務省上司如何轉達我的說明，中央政府當局對我的報告做怎樣的判斷，迄今還是個疑問。或許跟我輕視花谷等人平常的大言一樣，外務省當局認爲我的報告過於誇張也說不定。

時至今日，我還是覺得，外務省當局如果認真接受了我的說明的話，在處理事件上所採取的措施，不但不會常常慢一步，從而在某種程度上能够制肘和指導軍方也未可知。

青年軍官控制軍部

第一線軍方的作法是，為實現預定的計劃，以不管中央不擴大和局部解決的方針，擅自造成既成事實，俾硬把中央拖進去。這些中堅的青年軍官且主張，中央如果不贊成他們的意見，他們甚至於不惜放棄日本國籍，做滿洲人以貫徹他們的抱負。發生事件後沒多久，為直接傳達政府的方針，中央派來了參謀本部的部長橋本虎之助少將、遠藤少校和今井武夫上尉（盧溝橋事件當時的駐北京大使館助理武官）來到奉天；但關東軍却把他們關進設在東拓大廈裏邊司令部中，而且不許他們自己拍發電報。

盧溝橋事件當時，我跟今井在北京一起工作過，當我倆談到那時情況，今井則回憶說：「我從沒受過那種侮辱」。以板垣上校為首，石原莞爾中校、花谷少校、片倉上尉四個人實際上控制着關東軍，司令官本庄和參謀長三宅（光治）不過是傀儡；司令官本庄的約定日後可以取消，但片倉上尉的一言却得名副其實地當做關東軍意思來徹底執行，這是當日關東軍的真正形象。

土肥原成恐怖象徵

又，土肥原被中國人稱為「土匪原」；在洋人之間，則被喻為「滿洲的羅倫斯」；人們說，土肥原所到的地方必有糾紛。他懂得各種土話，所以有被利用為工具的傾向。性情單純的他，大多為中國人所愚弄；而他所搞陰謀之中，獲得成功的祇是拖出溥儀，後面將敘述的土肥原、秦德

順協定，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

板垣這個人的腦筋並不好，惟他不管好壞，凡部下所建議的都採納，並能付諸實行；因此為其部屬絕對信任。總之，土肥原和板垣曾予中國人以很大的恐怖，中國報紙甚至於公開報導說，祇要聽到板垣、土肥原的名字，婦女和小孩都不敢再哭。

藉辭修橋出兵嫩江

發生事件的前幾天，因為宋子文的慫恿，公使重光（葵）偕宋子文來到滿洲，擬加上張學良和剛上任的內田滿鐵總裁組織委員會，建議根本調整滿蒙問題的方案。惟這個方案，由於發生事件而流產；重光遂向日本政府建言要特別留意：「北方，關東軍的北進後與蘇俄的關係；南方，海軍的行動。」我覺得這確是真知灼見。

事件發生的翌日，日本政府雖決定了不擴大局勢和就地能解決的方針；但當地的情況却並不那麼簡單。因為，滿鐵沿線各地的關東軍都已全部出動，而且到達遠離沿線的吉林方面。由於中央的命令曾一度被阻止之朝鮮軍的越境，二十一日司令官由林銑十郎的獨斷專行，當然是與關東軍秘密商量好的。十月十八日，日本空軍之轟炸錦州，曾引起世界輿論很大的衝擊。在長春準備北行的列車，由於滿鐵、中東兩條鐵路規格的不同，技術上既需要調整，同時為了對蘇交涉上又不便太快開動，因此軍方曾一時中止進攻哈爾濱，轉向齊齊哈爾，由是獲得機會和口實的提出修理嫩江鐵橋的問題。

連接洮南與位於齊齊哈爾入口之昂昂溪的洮昂線是一九二七年由滿鐵所完成的鐵路，由於東三省還沒付工程費，所以滿鐵擁有擔保權，亦即事實上它被視為滿鐵的財產。乘屬於這個鐵路的嫩江鐵橋被破壞的機會，關東軍於十一月上旬派出修理班，可是黑龍江省軍却違反約定向他們開鎗；為保護該修理班纜出兵，這是當時關東軍的聲明。從關東軍的做法，其出兵目標之為齊齊哈爾，是顯而易見的，而如衆所逆料，關東軍於十一月十九日進佔齊齊哈爾以後就不撤退了。

擔任嫩江戰鬥的是弘前（青森縣一譯者）的師團，由於裝備不夠，士兵太過自信其能耐寒，丟掉防寒衣具而突進，結果凍傷者不斷出現；因而竟不得不動員婦女會會員來幫忙治療被送到奉天的傷病士兵。凍傷者的不斷增加，甚至於引起這是參謀部的過錯呢，還是軍醫部的疏忽這種責任問題，而結論是，沒有預測到的狀況。又據說，卡車也冰凍得不能使用。鑑於，既然有在青年團敢公開說，有兩百萬支竹槍就不必怕跟蘇俄打仗的陸軍大臣，上述馬馬虎虎的情事是很可能的。

娘子軍被送來送去

此外，齊齊哈爾的領事清水八百一，在軍方進城齊齊哈爾的幾天前，倉惶趕來奉天，經我的介紹與板垣參謀會面。他向板垣說，祇要軍方不以飛機轟炸，齊齊哈爾的治安不會有問題，日本僑民也並不覺得危險，所以要求軍方能妥善處理。但板垣却自始就計劃攻打齊齊哈爾，因此沒理

睽清水的提議，而假浪人之手，製造為其價技的「開鎗事件」，從而進攻齊齊哈爾。

哈爾濱的總領事大橋（忠一）從爆發事件就極力主張出兵北滿，而與外務省發生種種摩擦。但清水與大橋為人不同，既平常與軍方沒有太多

艾森豪的故事

王治平

美國已故總統艾森豪畢業於西點軍校，一九三八年時，他還只是個少校，一九四三年時，已是五星上將。

艾森豪為人誠實寬厚，他因頑皮在學校中總共被記了一六八次大、小過，但從沒有一個學校捨得開除他，因為他實在太善良了。

美國歷史學家說：從中世紀以來，有兩個最偉大的人物，一個是亞歷山大，征服全歐。一個就是艾森豪元帥。

第二次大戰結束，艾森豪接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他召開校務會議，會中詢問校裡的資深高級教授：「學校的最主要目的是什麼？」資深教授們回答說：「把學生塑造成專家。」

艾森豪深感訝異却仍溫和的說：「這是個把學生塑造成專家的學校嗎？那我不能在此當校長了，我只知道我來當校長的目的，是把學生教育成良好的公民。」

他說了這一句平凡而又偉大的話，這便是哥倫比亞大學改變校風的開始。

有一天，訓導主任遞給艾森豪一張簽呈，

聯絡，也沒想過軍方的計劃和時局的將來，而專心於日本僑民生活的照顧。並且他自己又從不上酒家；大橋預料軍方將常駐齊齊哈爾，因此從哈爾濱送「娘子軍」到齊齊哈爾；清水則認為這將紊亂風紀，而把她們送回去，但大橋又把她們送

請他批示，事由是要開除十五個犯了校規的學生。

「十五個學生全部開除？他們犯了什麼錯？」艾森豪大為震驚的問道：

「他們隨意踐踏草皮，這是本校的禁忌，所以他們要被開除。」

艾森豪想了想告訴訓導長說：「我總共被記了一六八個大、小過，也沒有被那個學校開除，開除是很嚴重的事啊。」

訓導長堅持已見向艾森豪說：「不開除他們，校規無法維持。」

艾森豪校長點頭又擺擺手：「我還沒進入情況，請讓我進入情況再批吧。」

當天晚上，艾森豪親自來到草坪觀望，他發現從左邊繞、右邊繞的時間都較直接從草坪走過的時間長很多，他點了點頭，心裏有了個譜兒。

第二天，艾森豪在簽呈上批道：「愛走捷徑是人的天性，十五個學生並未犯錯。從今天起請把『禁止踐踏草皮』的牌子去掉，另修一條小路通過草坪，以節省人走路的时间。」

好一個艾森豪，好一個寬厚明理慈愛的大學校長！（選自時代文摘）

回來。這些「娘子軍」遂在哈爾濱與齊齊哈爾之間來來去去。

掠奪滿洲全部領土

與此同時，由於與北京、天津的關聯，列國非常重視錦州方面的情勢。撤退奉天之張學良殘部，則以張作相為首組織錦州政權，並企圖攪亂關東軍背後工作；因此列國遂於十一月底透過駐北京公使，建議與張學良之間，在錦州設立中立地帶，但沒有實現。軍方乘着這個機會，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出動京奉線，雖曾一度因為奉中央勅命令而停止，但延至十二月底，又開始行動，並於翌年一月初，進佔錦州城。又，在吉林軍叛變時，關東軍便於次年二月上旬，掃足哈爾濱；同年十二月，追擊叛軍蘇炳文而進入滿洲里；進駐北鐵東部線的綏芬河是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月開始在熱河作戰，三月上旬結束。至此，整個滿洲的領土，遂完全歸於關東軍的支配之下。

（譯註一）所謂三月革命是一九三一年三月，陽軍的中堅軍官橋本欣五郎、長勇等櫻會幹部，小磯國昭、建川美次等陸軍中央的人，以及民間右翼大川周明；社會民黨黨魁井貫一郎等計劃發起政變，準備由大川、龜井等動員羣衆，包圍國會，乘其混亂，宣佈戒嚴，將軍隊引進國會，成立以宇垣一成陸相為首相的軍事政權，以改造國內，怕計劃不週密和宇垣躊躇而未遂。這個事件在軍部內一直守着秘密，沒有處罰，到戰後才公開。又，因為這個事件，日後更誘發了好多事件。

（未完待續）